



福建福州三坊七巷內百年流蘇樹盛放。潔白如雪的花朵簇擁在枝頭，與古建築相映成趣，構成一幅春意盎然的畫卷，吸引大批市民遊客駐足觀賞。

市井萬象

中新社

流蘇樹盛放如雪



復興小札

肖復興

天壇的門很多，有各種門共八十五座。三座門，是其中之一，並不起眼。它位於成貞門西，齋宮南偏東一點兒。這裏有一道東西走向的圍牆，中間一座門最大，是個鋪着綠琉璃瓦的門樓，朝南挺着個大肚子一樣，兩邊往裏縮進去一段灰牆，各開一座矮小的隨牆門。有了這樣一大兩小呈凸字形的三個門，就叫成了三座門，像鄉下的小孩子沒有正式的名字，隨便叫做狗蛋丫蛋之類一樣的意思，和天壇裏的成貞門、祈年門、祈谷門這樣名字堂皇的門，沒法比。一般遊客，到齋宮遊玩為止，很少再往南走。這裏什麼時候都很清靜。

初春的一個中午，風有些料峭，但陽光很好，走過三座門時，看見東邊朝南的那座小門旁邊的拐角處，有一位老太太坐在馬扎上，靠着牆，眯着眼睛曬太陽。前面沒有一個遊人，只有一片開闊的柏樹林，綠蔭蔥蔥，陪着老太太一起曬太陽。

三座門前

我忍不住對老太太說：您找這個地方真好，多暖和呀！

老太太睜開眼睛，對我說：南牆暖兒，哪兒都好，都暖和！

我指着門拐角多出來的一段西牆，說：您這裏不僅有一面南牆，還多出一截西牆呢！北面和西面來的風，都替您擋着了！

老太太樂了：那倒是！我問她：您天天中午到這兒曬太陽呀？

那倒不是，今天，我是等我老伴兒的！

正說着話，老太太的眼睛忽然一亮，顫巍巍地站起身來，說了句：我老伴兒來了。

我回身一看，一個挺精幹的老頭兒手裏提着一塑料袋東西，逆光正朝這邊快步走來。走近一看，是包子和豆漿。我問老頭兒：從北門老瓷路口豆汁店買的？

老頭兒沒答話，老太太先說了：不是，西門買的，他替我到友誼醫院取檢查結果，走西門近。

我忙問：您怎麼啦？

老太太指指自己的腰說：這兒不得勁兒！走路費勁！老嘍！

老頭兒一直沒有說話，扶着老太太坐下，

從塑料袋裏取出包子和豆漿，並把喝豆漿的吸管從紙袋中撕開，遞在老太太的手裏。

中午飯就在這兒解決了！

老太太一邊吃着包子，一邊對我說：孩子上班，中午都不在家。就這兒了，省事，還可以曬曬太陽！

停了一會兒，她指指老伴，又說：這個地方，是今兒他幫我找的呢。

老頭兒看看我，又看看老太太，沒說話，笑咪咪的。

孩子上班都忙，什麼事情都得靠他忙乎啦！

老太太接着說，老頭兒依然笑咪咪的，沒說話。

過去了好多天，再到天壇，每次走過三座門，眼前總浮現初春暖陽下的這老兩口。不知為什麼，我想起以前看過的一個電影《金色池塘》，覺得他們特別像電影裏赫本和亨利·方達演的那一對老夫妻。

「你是全世界最可愛的男人，只有我知道！」電影裏，那個老太太這麼對她老頭兒說。三座門前，這個老太太也會這麼說他的老頭兒呢！

另類海上建築



柳絮紛飛

小冰

海上建築不斷以更新更現代化的形式出現。從竹筏到船隻，到船屋，到填海建屋，到漂浮屋，如今海上建築已經進階到社區、醫院、學校、博物館等，丹麥哥本哈根已建成漂浮公園供市民休閒。

建造在海裏的海上監獄，是海上建築的另類，好比說美國的惡魔島和弗農貝恩監獄、法國的博涅監獄、葡萄牙的貝倫塔。不久前一則新聞，英國用來安置難民的大型漂浮住宿船「Bibby Stockholm」，幾乎擁有同樣的功能。

「惡魔島」聯邦監獄，位於美國加州三藩市一座名叫阿爾卡特拉斯的小島上，距離市區一點五英里，面積零點零七六三平方公里，四面水深壁峭，是一座由軍事要塞改建的監獄，用來關押重刑犯。現在那裏受公園管理局管理，與金門大橋同屬舊金山風景區。多年前去過那裏，隔海觀望島嶼和島上建築，感覺其名字與地理位置非常匹配，能想到押送囚犯到不毛之地的電影片段。

「弗農貝恩監獄」是最大的水上監獄，位於紐約附近，被看作一座航母級別的囚籠監獄，可容納八百來名囚犯。一九九〇年，美國買下一艘英國破敗的兩棲艦，據說花了一點六一億美元改造，於一九九二年開始使用。船上擁有完整的

生活設施，以及多個監控塔和攝影機，頂層甲板用作放風區和籃球場。

關於弗農貝恩監獄，據記載，發生過三次越獄事件。一次是一個囚犯試圖在清洗船隻時越獄，當然是以失敗告終；另一次是一個囚犯試圖爬鐵絲網越獄，從十米高的柵欄潛入水中，甚至都拿到了接應者的摩托艇，還是被抓獲了；再有，一個囚犯設計出完整的越獄計劃，都打開手銬了，最終依然被捕。

法國的海上監獄「博涅監獄」，是當年拿破侖下令建造的，監獄固若金湯，可攻可守。建造歷時半個世紀，其間修修停停，完工時拿破侖的帝國已不存在。法國人用它抵禦過英國的海上威脅，後來將之改造成一座軍事監獄，再後來予以保護，歸入歷史建築名冊。如今，博涅監獄只是一個拍攝電影的取景地。

「貝倫塔」早期建成時也是一座軍事要塞，它修在地中海裏，是葡萄牙里斯本的門戶，用作防禦工事，後來根據不同時期的需要，被改為海關、電報站、海上監獄等，用作監獄時也是關押重刑犯。現在的貝倫塔只是一座博物館，一座航海家紀念碑。

建在水上的監獄，不管尚在使用中的還是已經改作他用的，主要特點是便於管理，工作人員無需太費勁，位置遠離陸地，四周環境深海、水流湍急，上天無路下地無門，囚犯逃無可逃。



君子玉言

小香

每年三至五月，香港就成了「詩（濕）人」。「回南天先生」的「四件套」如時送到：流汗的牆面、濕滑的地面、潮濕的空氣、晾不乾的衣服。生活在這裏的人們也成了「潮人」。

「回南天」是嶺南專屬名詞，華南地區特有天氣現象。香港本來就三面環海，空氣濕度大，至少有半年濕度指數都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即使最乾燥的冬季空氣濕度也在百分之六十左右。「回南天」一來，濕度指數可高達百分之百！說是「水中含有局部空氣」一點不錯，呼吸黏膩沉重，感覺在空氣中都會溺水。

出現這樣的天气現象，是由於經過冬天持續的寒冷，建築物及地板溫度降低。開春伊始，暖濕空氣滾滾而來，遇上較涼的牆身及地板，空氣中的水氣迅速冷卻，凝結成水珠。打個比方，就像熱手拿一杯凍檸茶，杯子上會「出汗」一樣。在香港生活過的人，無一不曾領教過「回南天」的威力。

初來港時，宿舍裏的標配除了電視、洗衣機等，還有一個我從未見過的傢伙，長得有點像空氣清新機，同事告訴我這是抽濕機。當時我並沒有意識這傢伙對於我將來的港漂生活會有多麼重要的作用。在北京，我們常用的是加濕器，功用與之恰恰相反。二〇一五年五月，我出國半月。回來後，首次見識「回南天」的厲害：客廳沙發長了斑斑黴點；陽台鞋盒裏的冬靴也全是白色的黴斑，擦也擦不掉。那時我住跑馬地，我選按老習慣，天天開着衛生間窗戶和陽台門透氣。陽台面對半山，經常可見霧氣濛濛，我以為是雲，還想香港的雲飛得好低呀。這才知道那是水汽，它們長驅直入滲入屋內侵蝕成癩。

後來搬到灣仔，也是五月份。為了散散裝修的味道，每天窗戶大敞，結果沒幾天，發現傢俱未塗油漆的地方全長毛，抽屜打開後因飽吸空氣中的水分變「胖」關不上，直到冬天天氣乾燥了才歸位……恨不得筷子都會發芽。

香港市民在網上搞了一個「回南天最潮濕屋苑走廊比賽」：樓道成了「玻璃鏡」，

香港「回南天」



「回南天」中的香港。

作者供圖

牆面成了「水簾幕」，天花板在下雨……有網友放零食的小竹筐都長毛、桌縫長出小蘑菇、走樓梯因濕滑而摔倒……當年我還真在叮叮車的木梗窗框上見過小蘑菇。

皮革、真絲、純毛、木製品等等在香港都屬於愛長毛的物品，為此我扔掉了兩雙靴子，又趕快把從北京帶來的真絲、純毛材質的衣服統統折騰回去。毛巾更是爛掉六七條。至於堅果一夜之間由脆變皮、打印紙幾天變得軟塌塌……更是稀鬆平常的小case。我也才理解，為什麼港人那麼不喜歡開窗（因此也很少安裝紗窗），那麼熱愛空調（冷氣），因為冷氣可以令空氣乾爽，不至於那麼悶，而達到透氣效果。

我也從一系列教訓中養成了用抽濕機的習慣。一個「回南天」季，每天早晨返工前打開抽濕機，定好時長。晚上放工，抽濕機妥妥裝滿一桶／三升水——難以想像這全是從空氣中吸到的水。「回南天」洗的衣服，晾到哪裏都晾不乾，不僅潮乎乎，還有一股悶臭味。如果沒有烘乾機，也必須靠抽濕機衝着衣服抽一夜。電視機在「回南天」容易受潮怠工，「修理」它的好辦法也只需一台抽濕機，抽一會兒就好了。

這麼給力的抽濕機在香港「回南天」季，絕對佔據C位，其地位貢獻，相當於北方冬季的暖氣，勞苦功高。人們調侃着替抽

濕機補畫外音「我上輩子犯了什麼錯，需要工作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時」。抽濕機使用時，千萬要定時，否則太累了容易自燃，每年香港總有幾起抽濕機過熱引起的火警；千萬關好門窗，不然室外的潮氣夠你抽之不盡吸之不竭。整個「回南天」季，門窗也是能不開就盡量不開。

除了抽濕機，超市還有各種除濕「小神器」：除濕袋、吸濕盒，放在衣櫃裏，幾天就得換新的。還有一些防潮小妙招，比如存放冬靴時，用報紙包好，鞋盒裏再塞滿報紙；用鹽水擦地板可加快濕氣蒸發，等等。人也需要祛濕，街上隨處可見涼茶舖，其中一定有紅豆薏米水，喝上一杯，給自己祛祛濕。不過濕氣似乎很頑固，不少同事在等待幾年濕疹就伴隨了幾年。目前看來，「回南天」的唯一好處就是對於女生皮膚比較好，天然保濕面膜。

「回南天」下，城市成了「仙境」。大老遠跑去太平山頂想俯瞰港島夜景，卻看了個霧都，樓宇叢林直接上演「消失的它」，霓虹在霧中迷離閃爍，折射成七彩光影，科幻大片的氛圍感出來了。港澳大橋彷彿飄在空氣中，變成天空之橋。坐在港島寫字樓，對岸尖沙咀一眾樓閣忽現忽隱，遠山霧靄繚繞，「雲深不知處」。此時的香港，另有一番美態。

我來自北兮，回北方



東言西就

沈言

啟程返鄉前夕，驚聞《巨流河》作者齊邦媛辭世。一位從波濤洶湧的巨流河漂泊到波平浪靜的亞海口，歷經世紀風雲的百歲老人，曾經以一部反映中國近代苦難的家族記憶史，喚醒了海峽兩岸有關劫難與離散、風骨與堅毅的共同民族記憶。而今，斯人已逝，藉文字書寫以對抗遺忘的記憶，卻不會灰飛煙滅。在世人對《巨流河》作者其人其事的悼念與緬懷中，筆者再一次重遇書裏書外的故鄉，彷彿冥冥中自有安排。

猶記得兩年前，筆者終於讀畢《巨流河》。在睽違故鄉兩年又三個月的彼時彼刻，捧讀故鄉人所寫的故鄉書，沉浸於追憶似水流年的故園家國詠嘆，「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好似跨越時空去赴一場闊別已久的故鄉之約。

在齊邦媛的記憶中，最揮之不去的，始終是歌聲裏的故鄉。烽火連天的抗戰歲月，背井離鄉的晨昏日夜，故鄉仍在歌聲中。那是東北流亡學生在炮火陰影下和着血淚在唱的「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哪年哪

月，才能夠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爹娘啊，爹娘啊！什麼時候才能歡聚一堂？」一連三問，如江水哽咽，似山風嗚鳴。國破山河在，時代悲劇下的流亡曲，訴盡遊子的漂泊之痛。

抗戰時期，除了《松花江上》，還有一首校歌也同樣經久不衰，那便是《東北中山中學校歌》。作為中國第一所國立中學，以革命先行者之名命名的東北中山中學，也是唯一一所參加「一二·九運動」的中學，由齊邦媛之父齊世英倡辦。在《巨流河》中，對建校始末及學生流亡生活有不少著墨，折射出教育事業和國家命運休戚相關之時代軌跡。

事緣「九·一八事變」後，大批東北青年流亡關內。為照護失學東北子弟，齊世英經多方奔走，在北平借地創校，首批即招收二千學生，為救亡圖存保有教育的火種，存續東北愛國力量。華北戰事爆發，東北中山中學遷校南京，又從南京到武漢，經湖南、廣西、貴州，再到四川，一路在槍林彈雨中輾轉遷徙，顛沛流離。全校師生懷抱「抗日

救亡，復土還鄉」之志，無懼死神威脅，以校為家，自強不息，弦歌不輟，薪火不滅，抗戰勝利後終於在瀋陽復校，寫下抗戰教育史上一頁傳奇。「九·一八事變」七十周年之際，齊氏兄妹專程回瀋參加東北中山中學齊世英紀念圖書館揭幕典禮，以紀念父輩一代漂泊的靈魂。

關於校歌的誕生，還有一段故事。一九三七年南京淪陷，東北中山中學再次南遷，落腳湖南瑣壁堂。在復土無望、還鄉無期的悲觀情緒籠罩下，校方發動全校師生創作校歌以鼓舞士氣。在徵集的上百首歌詞中，最後選定國文老師郝洽若所作的一首詩為校歌，由音樂老師馬白水譜曲。

校歌有云：「白山高黑水長，江山兮信美，仇痛兮難忘，有子弟兮瑣尾流離，以三民主義為歸向，以任其難兮以為其邦，校以作家，桃李蔭長，爽蔭與太液秦淮相望。學以知恥兮乃知方，唯楚有士，雖三戶兮秦以亡，我來自北兮，回北方。」

其中，「唯楚有士，雖三戶兮秦以亡」，用典「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凝聚

青年一代抗日救國的鬥志，堅定全校師生的必勝信念。而「我來自北兮，回北方」，更是飽含中山學子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的家國深情與民族大義，以既悲壯沉痛又慷慨激昂的抗爭精神，代表最早落入日寇鐵蹄之下的東三省民眾，迸發出誓不低頭的最強音。

返鄉期間，筆者無意中竟與東北中山中學發生緣分的邂逅。因發現所住居所與中學舊址相去不遠，而今年適逢建校九十周年華誕，於是難掩興奮，即刻按圖索驛尋訪學校蹤跡。當紅磚白柱的三層高教學樓舊址在晨光熹微下映入眼簾，一幅時代長卷亦漸次展開，為《巨流河》書裏書外的故鄉重逢，寫下新鮮熱辣的現實註腳。

《巨流河》是齊邦媛對出生地和定居地所作的一次文學與歷史的世紀告白，亦是一場女兒與父親跨越生命巨流的世代對話。對於齊氏父女而言，渡不過的巨流河，是一生鋪天蓋地的鄉思。筆者情願相信，在結束兩代人的世間流浪之後，齊氏父女已然渡河而來，魂歸故里。